

渴望 出逃

所有的故事都像一棵大树，
年代越长就越枝繁叶茂，根深须密。

白玉兰文学丛书第2辑

王安忆 孙颔 主编
榛子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渴望 出逃

文学丛书第2辑

王安忆 孙颢 主编
榛子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渴望出逃/榛子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白玉兰文学丛书/王安忆,孙颀主编. 第2辑)

ISBN 978-7-208-09512-0

I. ①渴… II. ①榛…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9794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装帧 陈楠

·白玉兰文学丛书·

渴望出逃

榛子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2 插页 4 字数 364,000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512-0/I·821

定价 36.00元

寻找落伍者

王安忆

这几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这一辑丛书将以何名义，也就是说，我们怎样去归纳概括他们的身份与写作？确是个难题。他们已经不年轻，就不能称作“青年小说丛书”；当然也不是女性，所以入不了“女作家丛书”——如今，出于成本核计、销售发行种种原因，中短篇小说集出版，往往是需要纳入丛书，方才有可能实现。而他们显然又都错过新时期文学发轫与上升的黄金阶段，那时候，中短篇小说收获着极大的阅读热情，出版社对小说集十分欢迎，市场尚未浮出水面，书籍的利润还保持着客观的比份，于写作者与出版方均未形成压力。可惜，几乎是在骤然间，换了年景，出版社的青睐转向单本发行的长篇小说。于是，作者们趋之若鹜，等不及庄稼成熟，便开镰割青。却不知，在此热闹之外，中短篇兀自生长与完善。幸好我们有大量的期刊，可收容散兵游勇，不至于埋没。可是期刊的印量又在全面性下降，趋向式微，自生自灭的命运几乎难以避免。

总之，这三个人脱掉头班车，接下来就班班赶不上，结果是至今为止，未有一本书出版。

大约是世纪初，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三城记小说系列”，台北由王德威主编，香港是许子东负责，我则是编辑上海部分，时间跨度为“1996—1997”、“1998—1999”各一集。分工完毕，各自便去搜索作者与作品。其

时，中短篇的写作已见冷淡，视野中的好作品大多在时限之外，有名有姓的作者或搁笔不写或扎在长篇中，只能扩大范围，向清冷处望去。印象中“上海文学”曾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名《情悱》，写的是上海城市边缘一对小儿女的情事。双方是贫寒家庭，世代为衣食生计奔忙，动荡的时政于他们并无大碍，对儿女也无大期望，因此，教育中辍就谈不上什么憾事，相反，能分配进工厂，做一名徒工，早日自食其力是让人高兴的。家中姑娘有少年垂青，无论从女儿终身想，还是在自家得帮手着眼，都不是坏事。所以，这一段小小的浪漫史，萌芽状态就被纳入柴米生存之道。然而，即便是在如此夯紧了的现实生活里，两个孩子的情感世界依然循着自身轨迹生长，情窦初开，互相吸引，渐生默契，大胆的追逐以及矜持的欲拒还迎，然后是莫名的分手，走完一个初恋的周期。这篇放于末条的小说不怎么起眼，没有激烈的戏剧性冲突自然是个原因，在题材上似乎也难以归向某个潮流。从故事背景看，当是“文革”后期，却不能说是对政治批判，或者说知青文学，写的是早恋则又缺乏成长故事中必有的青春反叛与挫折；写的确乎为上海，但没有任何一桩上海风尚符号，比如石库门，旗袍装，蔷薇蔷薇处处开，连法国梧桐都看不见一株，于是便与海派文学擦肩而过。而它所以吸引我的，也就是这独一份。当我循迹追去，发现小说发表于1994年，不在我们结集期限内。失望之余，我且向作者榛子写信，请他寄一些1996至1999这四年内发表的小说，就这样，我读到了中篇小说《渴望出逃》。

说实在话，这篇小说与“三城记”的主旨并不那么相符合，除了作者是上海居民这一项之外，无论题材、风格，都不在这城市以内，可我们定下的原则只要求作者是城中人，其余都由主编看着办。而我，本心就有意在这选本中呈现上海的另一面，那就是作为一个工业城市的粗粝面目，它向来是被消费的表情掩藏起来。《渴望出逃》这一个与上海毫无关联，发生在北方煤矿的恨爱情仇故事，具有着强悍的气质，不管怎么说，它总归是出自上海作者笔下，至少说明这城市里人，有着闯四方天下的阅历身世，还有粗犷的笔力。之后，又读到榛子的《坚硬的鸡汤》、《老茶的呼噜》，写的都是大企业里的人和事，照理是合上了主流叙事，可偏偏两位主人公都有着别致的性格，这性格没带给他们好运气，而是让他们走背时。前者是技术工人，且有着极高的天赋，能够与时俱进，在每个工业革命阶段拔取头筹，但近乎病态的骄傲却让他处处碰壁，不止是事业，谋生，甚至女人运上，都陷于穷途末路。当同事将他从官司中捞出来，去对付五轴联动的数控机械，他的眼睛忽就亮起来，可这短暂的闪烁无从照耀整体是灰暗的人

2 渴望出逃

生。后者老茶是以罪贬的身份进入工厂，所以，他还有机会成为“伤痕文学”的主角。当时代变迁，政治改正，老茶理应走到社会的正面，汇入主流。他又不像前者那样乖戾，甚至称得上温顺，可也就是这格外的温顺让他走霉运。无论多么不公正的遭际，他的态度永远是安然顺从，好比“马善被骑，人善被欺”的道理，命运就来欺他，一轮又一轮的，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却依然是温顺的，就不禁让人怀疑，这温顺实在不是软弱，而是一种从容自若。榛子的故事往往是这样，人物的个体处境，要比时代、社会、意识形态更有决定性地主宰命运，因此很难纳入潮流，潮流总是被概括了的。

榛子的小说好就好在扎实，分量足，不短斤缺量，压秤得很，不免缺乏回味。像《情悱》这样微妙的小说，差不多是一不小心碰上的。但他就生成如此，很难要求他是另一个样子。然而，忠诚地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有时候，会有变化发生，或者说是量变到质变。《风在上，龙在下》便是这一条道走到黑，突然撞开的一扇门，于是，光进来了。

倘若没有刘阳这个人，这篇小说也就类似于大多数描写经济转型时期，平民生活变迁的作品，包括榛子自己的某一些写作，比如《且看满城灯火》、《寻工记》、《地铁的丁菊花》，好也是好，但终究不出窠臼，依然在你我他的一般经验之内。而刘阳的在场却使一切都不同了。刘阳是什么人？是个异数。他在性别取向上存在误差。这一类人，常常出现在现代主义小说中，就是台湾学界命名的“同志文学”，但在榛子，他显然并不打算回答身份认同、存在归向、第三性、酷儿理论种种哲学问题。刘阳他，不像社会不适应症候群通常具有的孤寂表情，他甚至很开朗，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很阳光。除了恋爱婚姻这一桩，他偏执在自己的取向上落得孤家寡人，其他都与众人无异。出身市井人家，虽不至于穷苦困顿，却也需胼胝手足，谋生为第一要义。也同寻常的好人一样，总会遇到意气相投的好人，帮助他，又得他帮助。于是，他们几个便组成这么一个大家庭。以常贵珍与张家临一对夫妇为核心，张家临将昔日的师妹，也是倾慕者沈小琴介绍给刘阳做朋友，刘阳则是常贵珍的旧同事。刘阳不拒绝与沈小琴交往，心里却暗恋张家临；常贵珍呢，曾经是喜欢刘阳的，无奈刘阳不开口。如此错综复杂，牵丝攀藤，互相拉扯着。都是不免落魄的人生，因有了伙伴倒也不显凄凉，反而是喧嚷拥簇的，于是就会起摩擦，也是和所有至交一样，摩擦自会消解，然后你知我知。这是一段好日子，正应了“好景不常在”的俗套，如此结构注定短命的，首先对沈小琴不公平，她还要嫁人生子呢！沈小琴将她那老台商未婚夫带来一起过年那一晚上，令人动容。依

然是这四人一桌麻将，沈小琴却提议下大注，接着便频频放“冲”，是报答麻将桌上人的爱，但毕竟有些事爱莫能助，所以又有负气在其中。沈小琴远嫁，刘阳自觉着不便再留，插足于夫妇之间，终也离去，生活又回到常规的伦理上，继续进行。那一个奇异的组合，留下无比亲切的记忆，从日常生活旁出去，险些儿出轨，又被主流涌推回来。这常规外的哀喜，正是现实里的灵异之光。

与王季明写作的第一次接触是《借个男友回家过年》，这一句有些像歌谣，“回家过年”又有一股喜气洋洋，就像一个民间传说。2005年去香港岭南大学写作课程教学，有四堂大课，我设计每一课以分析一篇小说为内容。从提高学习兴味着想，专选择上海作者描写上海生活的小说，其中就有王季明的一篇。小说中人物所处的环境，地铁线，我以为差不多搭到这城市的脉，可说是象征。但故事还是循着现实的轨迹，诚实地叙述。以这一篇看，似可归入城市写作，事实上却也不尽然。在王季明这本集子中，有两篇小说颇引我注意，就是《天堂》与《和作家李图玩游戏》。

从这两篇小说看，王季明一定阅读过大量西方翻译小说，不止是因为这些阅读直接构成情节，还因为王季明显然从西方现代文学潮流中汲取养料，能够操纵形式。就好比前面说的，《借个男友回家过年》里的象征性，王季明的小说比较榛子，更善于处理一些抽象的题材。《天堂》与《和作家李图玩游戏》，都有一个名叫李图的人物，都喜欢阅读，也喜欢写作，但同样缺乏天赋，写得不怎么样，后来又都死于同一种病因，心肌梗塞。两个李图都有一个文友，就是“我”，名叫老禾。所以我宁可将这两个人当作一个，以小说情节虚构的顺序，编织李图与“我”的生活史，也是他们的思想史。

这两个人称不上知识分子，也称不上作家，充其量只是文学爱好者。他们是这城市最普通的市民，以《天堂》的说法，李图居住在人口密集的旧区，新建成的高楼之间，残余着的没有开发价值的断巷陋屋，“我”的居处也差不多，石库门弄堂，狭小的住房，外加天井里的违章建筑。倘若采信《和作家李图玩游戏》中的安排，那么，他们还都是一家破产后转型的中等国营工厂里的职工。然而，这两个潦倒的人，却有一个奢侈的爱好，就是文学。他们都拥有与自己家境不符的大量藏书，老禾“我”，老婆没娶到，书倒收了一大堆，那间违章建筑就是专用于放书的。老禾与李图时常交换书，就像集邮爱好者交换邮票，同时交换阅读和写作的心得。如他们这样热爱文学却不能成就事业，简直是罪过。不顺遂的写作也就纳入现实人生，加剧了失意的心情，用什么来排解？喝酒聊天，聊什么呢？编小说，

他们戏称为“游戏”——这就是意味所在，在写作这虚构活动之外又发生着一种虚构。在李图猝发心脏病去世后，留下小半部遗稿，写的是他们企业兴衰历史的长篇小说，老禾对此并不感兴趣，倒是平时“游戏”的胡编乱造，让他惋惜，于是编辑整理发表在网上。不久，就有网友指出，这故事是抄袭，来源于法国作家图尔尼埃的小说《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这一个结局令人大为意外，也令人琢磨，应当如何理解？是对写作者李图脱离生活现实的讽刺？抑或是对其想象力不足的扼腕叹息？而我更愿意以为这是投向虚空茫然中的精神对话，那西方翻译小说在此成为象征，象征遥远的、不可企及、却让人心向往之的不存在之存在。在《天堂》中，老禾“我”也死了，与李图的死不同，是死于非命，就更像是一个主动的选择，选择遁入虚空。小说末尾，那民工葛十朋载着老禾的骨灰回他临时住处，葛十朋是在李图死后出现在老禾“我”的生活中，就好像是“我”有意为自己培养一个文友，好垫补李图的空缺。这位来自云南的“打桩模子”，年轻健康，体内还有充沛的活力，打算在这大城市混一番，却正渐渐被老禾引入现实生活边缘的虚空地带。他载着“老禾”回家，猛然想起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大教堂》起首第一句话，王季明写道：“我把它改成这样：‘这个瞎子，是我的老哥，他与我一起在路上，今夜要在我家过。’”

李图与老禾的故事，在这本集子中，只占一小部分，不足以形成王季明写作的一个体系。在其他部分里，也有一些颇不错的小说，比如那一个短篇：《1974年的丧事》，读了真叫人喜欢，在这城市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有着几近部落式的朴素内心，也可惜仅此一篇，不足以成体系。在这些无法归纳潮流的写作里，多少有着力不从心，就是不能开掘得更深更广，这是自己要负责任的。一些无从命名的存在，被固定在文字之下，倘若能有十倍、一百倍的写作，这种固定便增了体量，从无名到有名，还是那句话，量变到质变，事情许会是另一番面目。

当我与两位作者商量编一套丛书。迫切要做的事情是搜寻同道者，因决定是为从未出过书的写作者结集，所以就必是如榛子与王季明这样的“白丁”。分头问一圈，凡写作者大多出过书，或者未出过书写作却未能令人满意，但两位共同推荐一位文友，大约如同李图与老禾的关系，那就是孙建成。在送来的零散篇章里，吸引我的是《一个人的来和去》。我注意到小说最初发表时间是在2004年，故事写的则是1984年，主人公从插队的内地回沪，适逢侨居新加坡的父亲重访故旧。知青小说的浪潮早已过去，孙建成显然也过了愤青的年纪；虽可纳入所谓“海派”的风尚，可故事却并不着意于地域；要说是“怀旧”倒名副其实，但是，“怀旧”流行中的

感伤主义在此被日常生活的严峻涤荡而尽。40年代,一个布店“小开”与邻家女孩的恋爱,在逛马路与吃零食中拉开帷幕,然后走入婚姻。聘礼是几十匹蓝士林布,于布店生意的人家,经济又实惠,聘礼转眼间被女孩的养母携回老家,是无后人的独腹,也是自居有养恩,余下这对小儿女自谋衣食,做小学教师和店员。共同生活是这样,离别呢,亦不过是丈夫买来小笼馒头,看着妻子吃罢。30年后的重逢,内容大多也是吃饭,或者到国际饭店吃烤乳猪,或者在家中饭桌吃自烹的菜肴。当然,也有穿,当年的新衣服,压在箱底,30年还是簇新,布店小开的信物,都染着生计的感容。久别重逢并没有上演预期中的激情戏,送走客人,生活依然回到原状,只有一点小小的余韵,那就是每年里有一日,母亲要携全家一同去国际饭店吃一顿饭,穿着那一件旧衣服,仿佛是纪念,或者说凭吊,总之是将这不了情了一了,不了又能如何?不如自己伸手剪断,还保持了尊严。这么说来,这餐饭是有些将饮食男女的常情仪式化,但孙建成用意似乎也不在此,他只是遵循世事常态而徐徐道来,相信事情自有定理,而表相上的秩序正是这定理的反映。

这种信赖即是孙建成写作的长处,也是短处。长处是在他能够认识并且领略恒常人生的趣味,他的写作显得很耐心,很诚恳,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目。那一篇《结婚》,从相亲开始,每一次接触都不那么令人乐观,缺憾处处都在,内心不时起着抵触。可是磕磕绊绊之下,恋人渐渐建立起同情,理解,还有,男女关系中也许更重要的,情欲也生长起来。似乎有许多次机会,两人可能走入别的命运,最终,期然与不期然,还是进到婚姻的归宿。亦谈不上多么鼓舞,却也决不是扫兴,开端总抱有希望。这是长处,短处呢?过度依仗于事情的本来面目,不免流于琐碎与冗长,而将更深刻存在,类似真谛的性质遮蔽在细节堆里。也能看出孙建成自觉到不足,《水中的男孩》与《隔离》两篇,显然企图作改变,用虚拟的环境取消写实性,走向形而上,在后篇中可看出加缪《鼠疫》的影响,但似乎并不见有显著的成效。这一类小说往往需要哲学的准备,当然更可能与个人的秉赋有关系。而在孙建成,即便是外部强烈变形的故事中,还是那些源自于现实的细节触动着恻隐之心。再有那一篇《不眠今夜》,一个医生与一个性保健热线的女主持,之间所发生的奇异关系,看得出精巧的布局,但显然不是孙建成的强项,情节突兀了。这种异峰突起的写作,不是不可以,而是孙建成本不是一种促狭的或者说机敏的写作者,怎么讲?老实人只能说老实话。

然而,如孙建成这样诚实的写作,经过漫长的平淡的叙述之后,总归

是会有意料之外的结果等待着，好像是在报答写和读的耐心。《隔膜》，所写故事可归于“孽债”一类，不外乎当年知青在插队农村留下子女，长大成人后来城里寻亲。这故事在此处是由一个相当曲折的结构呈现出来，说实在，多少搅扰着阅读的顺畅。那名叫燕子的女孩身世复杂，却也没有增添内涵的丰富性，反而因为将悬念延宕过久使人焦虑。事实上，情节真正表现出趣味是在燕子终于走上认亲的道路，母女相见。孙建成在此展现出人情练达。和《一个人的来和去》同样，双方都未见有伤感剧的情绪激动，彼此生分，女儿带了男友同往更让母亲措手不及，倒反是没有血亲关系的继父与燕子相处起来，有一种轻松自在。结局同样是扫兴，同样是剪断，但燕子毕竟是年轻血气旺，这剪断的手势就要鲁莽和激烈许多。这一刻，如孙建成驯顺命运的安排，也有一时迸发，故事随即到高潮，却也到好就收，戛然止住。

编这辑丛书的时候，恰好看了“纵贯线”演唱会，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自嘲为“四个老男人”，于是就想，索性叫“上海老男人丛书”如何？只是再寻不到第四个可以同类项合并参加丛书。看起来，这三个真是挺背时，要说文学史这张网编得够密了，可他们还是从网眼里漏下来。漏下就漏下吧，也没妨碍什么，他们依然一篇接一篇地写下去，散布在新时期文学的几十年时间段中，看看不起眼，搜罗搜罗，扫扫也有这一大堆了。

2010年11月26日上海

目录

寻找落伍者.....	王安忆	1
坚硬的鸡汤.....		1
且看满城灯火		35
南方 北方		77
老茶的呼噜.....		120
寻工记.....		147
青葱青.....		177
凤在上 龙在下.....		200
乡间土路.....		235
举重.....		245
夜奔.....		255
地铁的丁菊花.....		263
渴望出逃.....		277
城市以外.....		306
四毛的一天.....		316
最后一程.....		324
情牦.....		330

坚硬的鸡汤

—

这已经成为秦勉和劳一冬两个人不成文的规矩了：每干完一单活儿，也就是说，每挣到一回钱，他们俩就要到这儿来撮上一顿。地点是本市中档饭店“翠华楼”的底楼，这里专卖快餐小炒。坐下来之后，有两样菜是必点的：盐水花生，炒螺蛳。其他菜嘛就随服务生或服务小姐了。盐水花生是秦勉的最爱，而炒螺蛳则是劳一冬的家乡情结。甚至连他们选这个地方吃饭都是为了这两个菜。盐水花生必是用咸菜卤煮的才好，才入味儿，而“翠华楼”正是。炒螺蛳呢，则几乎所有饭店均无踪影，本市独此一家。

喝酒不在菜好，只求有味。凭这一点，他们就沾上酒徒的边儿了。可口的小菜，冰凉的啤酒，把塞满人民币的上衣往椅子靠背上一搭，爽。

今天两个人在“翠华楼”底楼站住了，却不朝里走，互相看了看，似乎在商量，进去吗？劳一冬的眼睛向二楼瞄了瞄，又看着秦勉，好像在问，要不，今天二楼？秦勉也把眼看住他，一仰下巴，仿佛说，二楼就二楼。

两人就相跟着上了二楼。

服务小姐认得他们。“翠华楼”的服务员是一楼二楼轮值的。服务小姐轻声说，二位先生，二楼是没有盐水花生和炒螺蛳的。今天不要那个，秦勉对她说。对，不要，劳一冬点头应和。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菜谱，他们

坐下来，点了几个时鲜菜，然后狠狠地点上烟，狠狠地伸开胳膊和腿。

劳一冬是湖南农家出身，大学毕业后分到厂里，曾经为了饭桌上不见炒螺蛳而大闹食堂。这东西难登大雅之堂，当然只在街头大排档有得吃。劳一冬在厂食堂窗口转来转去，就是不见这东西。好不容易挨到了中秋节，厂里为新来的大学生设便宴，厂党政领导亲自作陪。劳一冬见节日的酒桌上都没有炒螺蛳，心里拱上来一股邪劲，差点掀翻酒桌，成为厂里的一段笑话。

可是现在，时鲜菜也吃着没味儿。酒喝下去像凉水。这是因为活儿没干顺，两个人心里都明白。

当然不是厂里那点活儿。厂里的活儿早就没了激情，凭责任心，或者说凭那么一股惯性操作而已。他们干的是外快，再苦再累，把票子一接，就像给自己身上打了一针吗啡，疲劳啊伤痛啊都没了。往深里说，更刺激他们的是那些人佩服的目光，是那种成就感。挣了人家的钱，人家还拿你当爷供着，这种感觉金钱难买。

可是今天不成。今天丢人了，活儿没干妥。秦勉和劳一冬已经是市里数控机械一行的权威，他们摆弄过牧野系统，西门子系统，法纳克系统，这是当今数控产品常用的，在他们简直是手到擒来。可今天这家公司进的什么吕贝克系统，着实把他们难住了，忙了半天连门儿都没摸着。走的时候那个老总以为他们嫌钱少拿一把，直递烟说好话，点头哈腰的。

秦勉喝了半口酒，哈了口气说，没办法了。

劳一冬说，有办法。有什么办法，秦勉说，要靠咱们两个的话，半年怕也不行。

劳一冬说，那就想法把老大给捞出来。秦勉听了眼睛一亮，说，对啊，如果老大来了就有救了。

可老大在哪儿呢？好长时间没听到他的音讯了，枪都打不着他。

秦勉和劳一冬在大学学的就是机电。进厂后按照规定，先下车间实习半年。在装配车间电工组，他们认识了组长辛南安。辛南安给他们的第一印象是：此人不好相处。他黑，瘦，脑门儿前突，两只极大的眼睛飘忽不定，聪明中带有某种警觉。辛南安技术上很厉害。他把电器图纸拿过来看上一半天，一上手就不把图纸放在眼里，完全按自己的兴致来。他干活儿的时候目中无人，口里吹着小调，完全沉浸在自我享受之中。说心里话，那半年他们没跟辛南安学到什么手艺。后来秦勉和劳一冬在技术上独立了，戳住个儿了，回过头来才发现，辛南安的线路排布甚至比图纸上的都合理。这么说吧，如果厂里支持，哪怕是默许，辛南安完全可以自己

设计出更完美的线路图来。

三个人真正建立友情是在他们进厂一年以后，具体说是他们进厂后的第二个中秋节。秦勉虽是本地人，但家境不好，也住厂里宿舍。劳一冬本就是耿直的湖南骡子，“炒螺蛳事件”又弄得他在厂里人气不旺。就在那个中秋节，辛南安把他们请到家里，三人在一起喝了顿酒。辛南安还特意关照老婆做了炒螺蛳。一只螺蛳进口，劳一冬闷住了，含着不动。那螺蛳炒得太特别了，投了酱，还有糖和辣椒。一入口，上来先是酱香，继而甜味上来了，感觉醇厚，然后辣性大作，让你浑身冒汗，透着那么痛快。劳一冬从小到大，不知吃过几多螺蛳，还没人能把一碗螺蛳炒到这份境界，他不由看了辛南安老婆一眼。

那个中秋夜，他分明感受到家庭的温馨。

辛南安老婆叫舒平，也是个工人。她长得漂亮，夸张地说简直就是妖娆。他们不相信辛南安会讨到这样的老婆。等她一张口说话，是个口齿不清的咬舌头，两个人才从中悟出点道理来，对她感到亲切，有了对嫂子的感觉。

沉思默想着，酒还没喝好，劳一冬的老婆董琳给他发来手机短信，叫他吃完饭早点回家照看孩子。

二

捞外快能来钱，另一个好处就是老婆不缠不管，而且还支持。

劳一冬回到家里，董琳已经出去了。董琳在一家小单位当会计，工资不多。劳一冬极力主张她把会计师职称考出来，找机会跳到待遇好点的大单位。所以老婆晚上就得出去听课。女儿才读一年级，正趴在桌上写作业，小脸儿乌脏的，还挂着泪痕。劳一冬最宝贝女儿，见她这么乖，心疼得不行。

他问了一句：妹妹啊，饭吃好了没有？此地的风俗习惯，把小女孩子叫“妹妹”。女儿抬起水汪汪的大眼睛，点了一下头，嘴里“唔”了一声，然后伸出一只小手给他看。劳一冬捧起来一看，有一块红的烫痕，他“哎哟”一声，问，怎么搞的妹妹？女儿指了指净水器。这孩子有个好习惯，有什么不痛快哭过就算，不给大人撒回头娇。劳一冬猜她是在净水器倒水喝烫着了，这事儿发生过。他也不多说什么，捧着她的小手直给她吹。还是女儿自己把手缩回去的。

家里挺乱，劳一冬好歹象征性地归置一下。干家务是他的弱项，老婆对他也没这方面的要求。老婆的要求就是多挣钱。在这方面他让老婆比

较满意。

劳一冬的老婆还是辛南安的老婆舒平给介绍的。初见面劳一冬不太愿意，女孩儿长得还可以，就是矮了点儿，也就是一米五几的样子。后来劳一冬谈了几个女朋友都没成，他虽说是个大学生，在此地轻手利脚一个人，但也老大不小的耽搁不起，在舒平的撺掇下，劳一冬回过头来和董琳认真地谈起恋爱，直到结婚。

劳一冬打开电脑，打算把单位的业务看一下。不是他责任心强自觉加班，实在是这种技术工作特别在乎心情，有时候你在班上就是看不下去，到了晚上才来劲头。可是女儿凑过来了，非要玩游戏不可。这也是劳一冬惯出来的毛病，他主张让孩子适当玩玩电脑游戏。他把电脑让给女儿，摸摸她的头发，说，只玩一会儿噢。女儿连头都没抬，只是“唔”了一声。劳一冬无事可干，就去代替孩子写作业。他有这本事，能把字写得跟孩子差不多，又拙又用力，让老师瞧不出来。

劳一冬的名字是祖父给起的。祖父说庄稼人忙碌一年，盼的就是一个冬天，可是南方的冬天比北方短得多，湖南四季三熟，能喘口气的不过是阴历年前后那短暂的日子。劳一冬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从小随祖父长大。想起祖父来，永远是弯下的身影，背景永远是绿色的稻田。而晚饭的白粥和一大碗炒螺蛳，永远是他心中的暖和痛。

女儿睡去了。老婆也洗了钻进被窝。劳一冬并无睡意，他站在阳台上看月色，抽烟。季节临近深秋，冬天也就不远了，而祖父的坟上早已芳草萋萋。一转眼他离开家乡已经很久。

阳台上挂着老婆晾出的衣服。有大衣服，有孩子的小衣服，也有老婆的小零碎。老婆的小零碎惹得他心里有些痒。他摘下一只晾衣架，用手拗了拗，还很结实。如果他这辈子不能暴富心态也不失常，完全可以用到退休。

晾衣架是辛南安送他的结婚礼物。辛南安的心灵手巧不单表现在工作上，做晾衣架是他的绝活儿，并且为他赚了些钱。辛南安的手瘦而有力，他吹着口哨，关上电工组的门，在角落里拗他的晾衣架，两只灵活机警的大眼睛左右扫瞄。原材料是厂里的铅丝，套上漂亮的塑料皮，或是红，或是蓝，或是黄。光是套塑料皮就挺麻烦。吃劲的时候他咬起牙巴骨，套上塑料皮的铅丝弯出优美的弧度，挂钩出来了，架身出来了，每只的大小一样，连弯处的弧度都一样。那时候一只晾衣架他卖两角钱。

辛南安拗的晾衣架结实漂亮，比市场上的货好。厂里常有人预先偷偷跟他订货，辛南安就找个空儿给人家做出来。他的晾衣架在挂钩下还

有个小套圈。赶上有风的日子挂钩挂不稳，把套圈套在晾衣绳上，就不怕刮落地上。他甚至动脑筋在晾衣架下连出一根横档，可以上挂衣服下挂裤子，那就不是晾衣架了，而是升了一层规格，成为衣橱里的挂衣架，在当时非常抢手。

起先劳一冬对这事感到可笑。一个国企的技术工人，竟然会在这种鸡零狗碎的事情上动足脑筋。劳一冬结婚前，辛南安闷着头拗了好几天，原来是给他结婚准备的，而且是二十只，十五只晾衣架，五只挂衣架。劳一冬很快就体会到这礼物的实用性。董琳到现在都舍不得淘汰这些晾衣架，她说，这几乎就是艺术品。真的。现在超市卖的实木挂衣架，下面挂裤子要靠两只小铁夹咬住，挺好的裤子咬出两个印子，远没有辛南安拗出来的好用。

三

他们看过带回来的资料，搞清楚那个倒霉的吕贝克系统是法国产的。这是目前进口系统中最便宜的，秦勉叹了一口气，对劳一冬说，老吕的技术难度、精度都不在法纳克、西门子之上，但是，他点了支烟，接着说，它的技术程序与前二者毫无相似之处，它好像认准了要和我们过不去。由于它的价格优势，很可能在近两三年里，会成为国内数控机械行业的主导系统。所以，秦勉看着劳一冬的眼睛，着重地说，我们必须尽早攻下这个家伙。如果给别人抢在前面，那就意味着，你与我目前的老大地位将不复存在。

劳一冬说，按照常规，每个进口系统打进国内市场总要派人来安装，起码要派来人指导，这个吕贝克不会那么没有用户观念那么傻逼吧。秦勉狠狠点了下头，扔掉手里的烟屁股，说，奥妙就在这里！或许是用户看轻了吕贝克的特殊性，没向供应商提出这种要求；或许是这个老吕还没做好打进中国市场的准备。反正目前的情况是，没人能摆弄它，就看咱们的了。

两个人的谈话是轻声的。其他同事有的在做事，更多的人在玩电脑游戏。眼下办公室流行的是一个叫作“连连看”的小把戏，听说是日本人搞的。劳一冬玩过，看上去简单得很，却常常把他搞得眼睛发酸，有时候连第一关都过不去。劳一冬自认缺少这方面的天赋，他痛恨这种浪费生命的游戏。据说电玩软件的开发者未必需要多高学历，可就是能把一屋子的工程师搞得手抓鼠标咬牙瞪眼，仿佛面对前生冤家，来世仇敌。

他们两个站在窗前。窗前已经看不见稻田了。一排排的商品房竖立

着，公路上一阵又一阵尘土随汽车卷过，阳光下的空气中飘浮着颗颗灰尘。当年他们来厂里报到，从汽车站到厂子好几里路，沿途两边都是良田，种着绿油油的水稻，或是开着金黄色的油菜花。一路走到厂里，劳一冬并不觉得自己远离了家乡。那时候劳一冬满脑子事业，一心要在国有企业里干出一番成就来，也就无暇多看窗外的风景。偶尔看一眼，顿时觉得身心舒畅，疲惫无影无踪。

可是十几年下来，碌碌无为的办公室生涯终于让他认识到，什么理想事业，什么贡献成就，所谓办公室工作就是无穷无尽的消耗扯皮，每个人都在脑子里大打迷宗太极。一份图纸从这张桌子转到另一张桌子，从科室转到车间再转回科室，其中的很多反复让人哭笑不得。现在，当办公桌再也无法吸引劳一冬的注意，常常站在窗前眺望的时候，他才发现稻田没有了，油菜花没有了。他终于知道自己身在家乡的远方，再也没有回头的路。

秦勉看出他有些走神，略微提高了声音，说，第二个问题，老大的去向。劳一冬马上提起精神，他知道辛南安的去向太重要了。不管是出于情义还是出于需要，他们都必须找到他。当年辛南安离开厂子可以说是败走麦城，一个出色的技术工人弄到那么惨的下场，有点良知的人都于心不忍。

快说，劳一冬丢给秦勉一支烟。秦勉变得吭吭吱吱起来：听说，听说，老大失踪前，最后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是一个叫小妖的发廊妹。当然，这种名字是她们之间互相起的外号，据说其貌不佳，所以少有生意，当然，是她们那种生意。劳一冬苦笑着，说，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心开这种玩笑。秦勉正色道，消息绝对可靠。

秦勉和劳一冬的合作，堪称是优势互补。秦勉为人灵活，又是本地人，人头熟消息灵通，经常是这单活还没干完，下一单已经打探好了。劳一冬内向，为人扎实可靠，业务上拿得住人。他们两个配合起来真叫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劳一冬估计，秦勉的消息多半是真的。一个离了婚的男人，万般无奈离开工厂之后，和一个发廊妹有过接触，没什么不可能。

秦勉又说了第三个消息，就是那家公司老总并没有放弃，仍然苦苦央求他们快些去帮他解决问题，至于报酬好商量。

工厂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吃过午饭之后，同往常一样，他们将度过一个昏昏沉沉百无聊赖的漫长的下午，除非同别人一样打电脑游戏，或是骑上车到厂外转悠。还有一个去处，就是到车间去，面对一个又一个令人头疼的技术上的问题。那些问题根本就不应该是个问题，不是哪个同事在